

围困

第五卷 上册

亚·恰科夫斯基著



围困

（长篇小说）

（上海）



围 困

第 五 卷

上 册

〔苏〕亚·恰科夫斯基著

叶 雯 江 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围 困

第 五 卷

下 册

〔苏〕亚·恰科夫斯基著

叶 雯 江 峨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Александр Чаковский

БЛОКАДА

Книга пятая

«Знамя», 1974, №11—12, 1975, №1—5

Москва

根据苏联《旗》杂志 1974 年 11—12, 1975 年 1—5 期译出

围 困

第五卷

(上、下册)

[苏]亚·恰科夫斯基著

叶 雯 江 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3 插页 4 字数 656,000

1979 年 3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5,001—56,000 册

书号: 10188·48 定价: 3.15 元

第一部

2271/05

第 一 章

进攻沃尔霍夫的德军被击退了，敌人入侵拉多加湖南岸的直接危险已经消除。这个消息用电话和复制了副本的电报向斯莫尔尼宫报告，象一道阳光，刹那间照穿了弥漫在列宁格勒上空的酝酿着暴风雨的乌云。

在十一月的这几天里，斯莫尔尼宫屏气敛息地等待着费久宁斯基率领的第五十四集团军所进行的战斗的结局。沃尔霍夫如果陷落，对列宁格勒将是个灾难。这不仅会给敌人通向新拉多加湖的出路，因而贮存在那里的粮食会落到敌人的手里。德国人窜到拉多加湖的东南岸所以会造成悲惨的后果，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汽车路将成为毫无用处的了。这条路从扎波里耶车站起，历尽了千辛万苦铺设在森林的丛莽中和不结冰的沼泽地带，以绕过现在已经落入敌人手中的提赫文。

此外，德国人闯到拉多加以后，必然要和芬兰人在斯维尔河会合，切断俄国内地通向这个湖的一切要冲，这样一来，以第二道包围圈扼杀列宁格勒的计划也将实现了。

第五十四集团军在沃尔霍夫要冲地带军事行动的胜利，推迟了这种可能，然而并没有消除这种可能。德军第一兵团的主要兵力依旧驻扎在离沃尔霍夫几公里的地方；当

斯莫尔尼宫日丹诺夫的办公室里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时，敌人的炮弹还继续在沃尔霍夫的四郊爆炸。

日丹诺夫本人、华斯涅佐夫、新的方面军司令员霍津将军、州委书记什蒂科夫和布马金、市委书记卡普斯京、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波普科夫、国防委员会全权代表巴甫洛夫和方面军参谋长古谢夫，都坐在那张长会议桌旁各自坐惯了的座位上。沃罗诺夫将军坐在旁边稍远的地方，靠近现在无人使用的写字台旁边的一把扶手椅上，似乎以此强调他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会议的——他已接到统帅部的调令，今天就要飞往莫斯科了。

黯沉沉的暮色笼罩着列宁格勒，积雪泛出淡淡的白色，——这一年的冬季来得特别早。日丹诺夫办公室里，窗帘掩得严严实实，点着一盏台灯，枝形吊灯却关着：连斯莫尔尼宫也严格遵守着节省电力的制度。

和往常一样，每个被邀请参加军事委员会会议的人，走进门来，首先总要向日丹诺夫瞥上一眼，竭力想从他脸上的神色去断定：最近一段时间里没有发生什么新情况吧？如果发生了，那又是什么性质的情况呢？

日丹诺夫的脸色愁闷而孤僻。眼睛底下浮肿的黑囊似乎更大了。

到会的人，一面等待着斯莫尔尼宫食堂的女服务员在桌上摆开套着杯托的一杯一杯的茶，分给每人一块方糖，一面注意到日丹诺夫和坐在他左首的霍津避免目光相遇。

女服务员知道她的在场妨碍着会议的开始，不免慌了手脚。她发现自己的托盘里还剩下一块方糖，疑惑起来，她

的目光顺着桌子溜过去，看是谁漏给了，为了以防万一，她把那块白方糖放在桌子中央地图没有遮住的空处，然后悄悄地退了出去。等她刚一离开，有几个人就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来，急急忙忙把自己的那块方糖包好，揣进上衣和军便服的口袋里。这当儿电压降低了，台灯的光黯淡下来。华斯涅佐夫刚猛然抬了一下身子——他显然是想去打电话问一问斯莫尔尼宫的变电站出了什么事情，正在这时，台灯倏然发出不自然的亮光。

日丹诺夫被刺眼的灯光照得皱起了眉头，他用一张报纸遮在绿色的玻璃灯罩上。

“怎么样，咱们开会吧，同志们，”日丹诺夫轻声说。到会的人觉得这些话透露着不满，带着几分勉强，好象日丹诺夫不愿意会议开始似的。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沉寂。在寂静中，华斯涅佐夫起劲地搅着他的茶，把小茶匙跟玻璃杯碰得叮叮当当地响。日丹诺夫严厉地瞪了他一眼，华斯涅佐夫于是把玻璃杯推到旁边。

“建议听取霍津同志的意见。”日丹诺夫依旧那么轻声地说。“司令员提出一个问题，这问题是……不过，用不着重复了。霍津同志，请发言吧。”

这时台灯发出的亮光已经正常。可是日丹诺夫显然全神贯注地在思索，忘记把灯罩上的报纸拿掉，因而整个房间沉浸在幽暗之中。谁也没有注意这一点。

霍津站了起来，以他那魁梧的身材，头一次居高临下地把在座的人扫视了一遍。然后低下头来，有意强调丝毫不

是单独对着某个人的，说：

“问题的实质是象下面所讲的。在我看来，暂时停止涅瓦河滩头阵地的突围尝试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种尝试不会成功，反而会招致重大的人员牺牲，至少在最近几天看情况是如此。这是第一点，……”

参加会议的人大吃一惊。有些人想，他们是不是听错了，对司令员的话理解错了。“停止突围的尝试？收缩涅瓦河的‘小地’上的进攻行动，而与五十四军会合的全部希望又寄托在这些进攻行动上？”这当儿司令员继续说：

“现在谈第二点。我建议从列宁格勒抽调三个步兵师和两个旅——一个步兵旅和一个坦克旅到费久宁斯基那儿去，以巩固我们的左翼。我的话完了。”

他转过脸去对着日丹诺夫，似乎等待他有什么话要说。可是日丹诺夫紧蹙着眉头坐在那里，也不朝将军看，用铅笔很轻很轻地敲着铺在桌面上的玻璃板。

霍津坐了下去。

他的第二点建议已没有怀疑的余地。原来，司令员不仅认为涅瓦河边的杜勃罗夫卡突围不成就作罢，他还建议整个儿削弱列宁格勒的防御力量。

什蒂科夫、卡普斯京和波普科夫的目光祈求地凝望着日丹诺夫。参谋长古谢夫和沃罗诺夫将军表面上装出漠然置之的样子。华斯涅佐夫呢，恰恰相反，愤慨已极地耸了耸肩膀，站起身来，把他坐的椅子猛地推开，双手往衣袋里一插，开始烦躁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好象只是推开椅子的声音才把日丹诺夫从全神贯注的

凝思中唤醒。他把遮在灯罩上的报纸拿掉；在明亮的灯光下，大家看到他的脸色更黄了。仿佛日丹诺夫的内心深处正酝酿着一场风暴，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现在这场风暴就要发作了。

然而这一预料没有得到证实。日丹诺夫没有提高嗓音，开口说道：

“霍津同志的这些建议还是早晨谈的。我觉得这些建议有点儿奇怪……”

“我也有同感！”华斯涅佐夫大声地说。

日丹诺夫似乎没有听见这句插话，顺着自己的思路发挥下去，依旧用沉着的声调说：

“实质上，米哈依尔·谢苗诺维奇的建议等于放弃突围，是的，自愿放弃突围！”他加重声音重复了一句，“因为涅瓦河的滩头阵地是基本上可以突围的唯一的的前沿地段。况且我们还冒着丢失列宁格勒的危险。谁能够负责保证敌人不会再一次试图冲进城来呢？德国人离基洛夫工厂总共才四公里呀！在这样情况下还要抽去三个师二个旅？我不懂！”

日丹诺夫带着痛苦的声调说出后面那几句话，同时把手指紧紧握着的铅笔扔在桌上。他依旧不去看霍津一眼，把套着雕花杯托的那杯已经凉了的茶移过来，往茶里放了一块糖，也不搅拌，猛喝了一口。然后冷淡地强调说：

“问题放到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来讨论。谁想发言？”

华斯涅佐夫不再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站定了，双手扶着他那把空椅子的靠背，头一个发言：

“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比如，我就坚决反对霍

津同志的建议。”

日丹诺夫用小茶匙搅了搅茶，对坐在桌子边的人环顾了一遍，然后把询问似的目光落在沃罗诺夫身上。

“想听听您的意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沃罗诺夫站起来。

“我要求大家不要把我的话看作是统帅部代表的意见。您，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我的代表权已经结束了。尤其是因为司令员和我交换过意见，据我看，这些意见有道理。我认为，无论如何，霍津将军的建议是应当讨论一下的。”

沃罗诺夫拉了拉军便服，坐了下去。一阵难堪的冷场。只听见害气喘病的日丹诺夫呼噜呼噜的呼吸声。

“我今天早晨对霍津同志说过，现在再说一遍：我基本上不理解他的观点。”临了，日丹诺夫说道，已经不再掩饰他的激动。“涅瓦河的滩头阵地停止进攻，把一部份兵力抽调到包围圈外去，这就是说明我们在里面已经丧失了任何突破包围的希望。是这样吗？回答我们吧，米哈依尔·谢苗诺维奇。”

“我想，让巴甫洛夫同志汇报今天的粮食情况吧，”霍津不作答复，却不动声色地说。接着又补充说：“今天他也和我交换过一些意见。”

日丹诺夫疑惑地看了一下巴甫洛夫，似乎默默地在询问，有什么新情况，为什么不向他日丹诺夫汇报。

巴甫洛夫站起来，从军便服上衣的胸前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没有去翻阅它，说道：

“今天我们进行了定期的存粮盘点。我正准备上您这儿来，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可是司令员来找我了，说一刻钟以后要举行军事委员会会议。”

巴甫洛夫打开笔记本，可是依旧没去瞧一眼，凭着记忆继续说：

“城里剩下的面粉只够吃一星期，米只够吃八天，油只够吃两星期。肉类食品——列宁格勒城里没有。当然，这些数字不包括在新拉多加那边的储存量。如果算在一起，那么，面粉够吃三星期，油和米够吃两个半星期，肉类食品够吃一星期多一点。但是，再进一步削减居民的食物配给量我看是不可能的了。城里死亡的人每天在增加，有出现大批人死亡的危险。只好压缩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人员的食物定量。其他办法我想不出。”

日丹诺夫的脸上出现了一个痛苦的怪相。他急忙抽了口烟，打断巴甫洛夫的话：

“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另外再讨论。现在谈的是另一个……”

巴甫洛夫不作声，收起他的笔记本。

“对不起，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霍津说，“我还有一个要求：听听什蒂科夫同志关于修建绕行公路的情况。捷列季·福米奇比谁都更清楚，因为他今天刚从那边回来。”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一个中年人身上，他个儿不高，肩膀宽阔，有一张典型的俄罗斯农民的脸。他也姓什蒂科夫，是列宁格勒区委书记之一。他大部分时间在包围圈外，负

责抓内地各省物资运往拉多加湖的工作。自从提赫文陷落，绕行公路开始修建以来，他的全部精力便投入到这项工程中去了。

什蒂科夫在聚精会神地抽烟，听到霍津的要求，他把香烟在烟灰缸的底上捻熄，询问似地望着日丹诺夫。日丹诺夫点了点头，于是什蒂科夫也没有站起来，就坐在椅子上说道：

“工程在日以继夜地进行。集体农庄庄员都被动员来参加修建工程，在公路要通过的所有地区动员了运输工具。和后勤部门一起在工地上干活的现在至少有一千人。”

什蒂科夫急于要把新公路修建完成是无济于事的。大家知道从扎波里耶到拉多加的距离几乎长达三百公里。在日丹诺夫办公室里墙上挂着的地图上，这条路是用红色虚线标出来的，象重病病人的体温图表。它从扎波里耶陡直北上，骤然折向东面，然后向西北方渐升，到拉多加地区往东南方跌落，再蜿蜒伸至施利色堡海湾东岸，于是象长途跋涉以后要喘口气似的，在海滨的列德涅沃小村庄歇息了。

“形势极其困难，”日丹诺夫低沉地说，“这是大家都一目了然的。用飞机调运粮食是办不到的：保卫莫斯科需要飞机；而且，统帅部可以调拨给列宁格勒的极少数量的运输机，连我们的起码要求也无法满足。不过我不明白，”他提高嗓音说，“这些跟霍津同志的建议有什么关系？”

“直接有关系！”霍津辩驳说。“缩减了部队数量以后——尽管缩减的数量不多，我们总可以减轻一下留在城里的部队的供应问题吧。”

华斯涅佐夫依旧站着，把臂肘支在椅子的靠背上，大声说：

“很难叫人相信，司令员说这话是当真的！我们在准备突围的时候已经把两个师抽调到那边去了。现在又提出再抽调五个联合兵团。照这样下去，列宁格勒方面军可以完全取消了。”

日丹诺夫警告似地用铅笔敲了敲玻璃板，要华斯涅佐夫克制他的急躁情绪。

“我重说一遍，”霍津似乎不理睬华斯涅佐夫的论战性的攻击，以他一贯的冷静沉着的口气说，“把所有的部队都留在包围圈里，我们一定会使他们经常吃不饱，从而削弱他们的战斗力。此外，我相信，在既成的形势下，提赫文和沃尔霍夫方向将成为决定性的方向。守住拉多加湖沿岸，夺回提赫文——这才是当务之急……”

“党委托我们守卫列宁格勒！”华斯涅佐夫急躁地打断他的话。

“正是这样，”霍津回答。“可是请设想一下：如果德国人对提赫文没有顾虑，他们就会把补充兵力抽调到沃尔霍夫附近，向拉多加窜犯，在斯维尔河与芬兰人会合。到那时就什么也无法挽救列宁格勒的陷落了。第二道包围圈紧紧地围上了。”

霍津善于克制自己，不过现在他觉得很难控制。尽管房间里很冷，他还是掏出手帕，迅速地揩了揩额角上的汗水，用坚定的声调说：

“作为方面军的司令员，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抽调兵力

到大陆，不在左翼建立足够强大的突击集团军，那么我们将要犯重大的战术上的失误，也可能甚至是战略上的失误。当敌人用又一层包围圈把我们围困的时候，在涅瓦河的‘小地’进行作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出路在于守住拉多加湖沿岸，从敌人手里夺回提赫文。”

霍津坐了下去。又一阵使人感到压抑的寂静降临。

参谋长抱着与霍津同样的看法，可是他不敢介入以日丹诺夫和华斯涅佐夫为一方，以司令员为另一方的如此尖锐的争论中。沃罗诺夫很谨慎地发表了他的个人意见，认为不可能再进一步施加压力：他的职权，仅局限于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实际上已经以失败告终。

其他到会的人更觉得十分为难。那些经验丰富的党的工作者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他们不认为、也不可能认为自己在纯粹的军事问题上有足够的经验，再说，要他们操心的事也够多的了。

卡普斯京是抓工业问题的，他的思想陷在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中：怎样解救由于电力不足燃料缺乏而即将完全停顿的列宁格勒各工厂？在这样状况下，怎样继续生产防御器材？州委书记布马金领导游击队活动，最近这些日子里他主要忙于在州的东南部敌占区里搞破坏小组的活动和在卢加以南、普斯科夫以北的森林中游击队的军事行动。至于波普科夫，那么他面前摆着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怎样养活列宁格勒的居民？

他们都不是军人，很难一来就对所发生的争论的实质发表意见。他们对霍津的建议是否合理感到怀疑。不过另